

中东欧国家周报

【爱沙尼亚经济周报】

“预算谈判”：如何满足各方承诺？

E-MAP 基金会

(2019年9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爱沙尼亚】“预算谈判”：如何满足各方承诺？

在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中，“预算谈判”始终是一个相对透明的“对话”，它涉及如何以现有的资金满足众多政治承诺。毫无疑问，爱沙尼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鉴于其当前执政联盟的组成，上述“对话”在最好的情况下将是多样化的，而最坏则是高度平民化。这些政治承诺来源广泛——左翼和右翼政党将没有定性的政治概念混杂在一起，且其中一些不切实际——不像政治责任，而像科幻小说。无论如何，这些都会在制定 2020 年预算时见分晓。

为了尽快完成预算，爱沙尼亚财政部（Estonian Ministry of Finance）提供了夏季的经济预测。据报道，仍处于政府结构性财政预算赤字（大约从 2019 年持续到 2023 年）压力下的爱沙尼亚经济将于今年增长 3.3%，预计在 2020 年将进一步增长 2.2%。¹同样发展态势良好的是，平均工资将从 1404 欧元（截至 2019 年底）增加至 1484 欧元（预测截至 2020 年底）。至于实际的工资增长，如果考虑到价格上涨的影响，那么 2020 年实际工资将增长 3.4%。²与此同时，财政部长马丁·赫尔梅（Martin Helme，保守人民

¹ ‘Finance Ministry forecast economic growth of 3.3 percent’ in *ERR*. 9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978457/finance-ministry-forecast-economic-growth-of-3-3-percent>].

² ‘Finance Ministry forecast economic growth of 3.3 percent’.

党 EKRE) 指出, 明年的预算中有部分需要削减, 其公布的数额为 5 千万欧元。³考虑到 2019 年的国家预算收入和支出 (分别为 110.7 亿和 117.6 亿欧元), 这一缩减看起来并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⁴但是, 爱沙尼亚的金融负债可能会在今年增加到 GDP 的 8.9%, 并且对于制定 2020 年的财政预算会有较大影响。⁵

另外, 无论当前政府提出何种方案, 反对党都会指出其不足之处。据爱沙尼亚日报 (Postimees) 报道, 反对党议员兼议会财政委员会成员艾瓦尔·塞尔德 (Aivar Sõerd, 改革党 Reform Party) 指出: “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这些数据, 了解如何在未来几年实现所谓的平衡。我不相信这些数字。我们对这 5 千万欧元仍持保留态度, 因为预算中还有许多空间。目前尚存在疑问的是, 他们是想花钱履行竞选时的承诺, 还是考虑未来发展并投资长期项目, 例如道路建设这一较为重要的事项。”⁶

在新的预算得到现实的检验后, 草案会逐步提交给爱沙尼亚议会 (Riigikogu), 由议会通过国家预算的最终版本。在此之前, 爱沙尼亚财政部长可能会继续采用“一次

³ ‘Finance Minister: €50 million needs to be cut from budget’ in *ERR*. 9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978467/finance-minister-50-million-needs-to-be-cut-from-budget>].

⁴ ‘State budge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years’ in *Statistics Estonia*. 16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stat.ee/53721>].

⁵ ‘Finance Minister: €50 million needs to be cut from budget’.

⁶ Aivar Sõerd in Anna Põld, ‘50-million budget hole to be patched’. *Postimees*. 10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6774185/50-million-budget-hole-to-be-patched>].

只说一点”的方式宣布未来预算的主要内容。例如，他并不否认在政府内部，“目前正在就是否以及如何履行在政府计划中做出的部分承诺进行讨论”。⁷

在 2019 年 3 月议会选举期间，竞选者曾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承诺。但就在新的财政预算即将公布的前夕，一些劳动者正试图反映工资过低的问题。爱沙尼亚救援工人联盟（The Estonian Rescue Workers Union）于 9 月 19 日召集其成员以求解决以下问题：“由于平均工资增长过快，2019 年的加薪已被取消”。⁸同一天，在塔林和塔尔图（爱沙尼亚两个最大的城市），学术人员工会也组织其成员进行抗议。这两个组织共同的想法是，现任政府不太可能兑现其前任的承诺，即将高等教育支出增加到该国 GDP 的 1%（目前为 0.71%）。⁹有趣的是，于里·拉塔斯（Jüri Ratas）既是当时的也是现任的总理。从实际数据来看，如果拨款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将有额外的 4.7 亿欧元在未来 4 年内被“注入”到公有制经济的学术领域。¹⁰如果这最终没有发生，那么就会像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和塔

⁷ Martin Helme in ‘Finance minister on next budget: We’re looking for money to fund promises’. *ERR*. 18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981575/finance-minister-on-next-budget-we-re-looking-for-money-to-fund-promises>].

⁸ ‘Rescue workers to protest low wages on Thursday’ in *ERR*. 18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981655/rescue-workers-to-protest-low-wages-on-thursday>].

⁹ ‘Gallery: Academic trade unions hold protests in Tallinn and Tartu’ in *ERR*. 19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982010/gallery-academic-trade-unions-hold-protests-in-tallinn-and-tartu>].

¹⁰ ‘Gallery: Academic trade unions hold protests in Tallinn and Tartu’.

林大学（Tallinn University）的校长所指出的那样：“这将首先影响初级研究人员本就停滞不前的工资，这反过来意味着爱沙尼亚有可能失去一整代研究人员”。¹¹考虑到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最终成功的重要性，这是个较为严肃的预警。实际上，上述大学校长的这一言论与5月份另一位校长的说法产生了共鸣。当时，爱沙尼亚艺术学院（Estonian Academy of Arts）教授马特·卡尔姆（Mart Kalm）指出：“除了研究，高等教育的经费也应增加。我无法确切指出教师的薪水该增加多少，但如果保持不变，我们肯定需要在学院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开设以盈利为目的英语课程。目前国家财政资金不足，如果我们必须支付大学讲师与中学教师相同的工资，这确实令人感到沮丧。”¹²

上述关于预期工资和薪金增长的普遍呼声在爱沙尼亚并非没有根据。根据爱沙尼亚国家统计局（Statistics Estonia）的报告：“2019年8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2019年7月相比上涨了0.7%，与去年8月相比则为2.4%”。¹³其中主要受到食品和无酒精饮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这占总增长的40%以上，而这当中一半的增长是由于蔬菜价格上涨了27%”。¹⁴这并不意味着爱沙尼亚的经济前景堪

¹¹ ‘Gallery: Academic trade unions hold protests in Tallinn and Tartu’.

¹² Mart Kalm in ‘The government started with bad budgetary news’. *Postimees*. 28 Ma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6694002/the-government-started-with-bad-budgetary-news>].

¹³ ‘In August, food and transport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change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in *Statistics Estonia*. 6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www.stat.ee/news-release-2019-108>].

忧，而恰好相反。爱沙尼亚高级商务顾问、前任政府官员莱沃·瓦雷（Raivo Vare）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当前政府需要克服的与经济相关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社会不满情绪。瓦雷指出：“尽管我们的薪水上涨速度已然超过了生产力增长速度，但由于我们在心理上希望达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生活水平，这样的增长仍然不够。政治家们被迫适应这种心理，这也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¹⁵

的确，从总体经济的角度来看，爱沙尼亚社会在精神上“生活”和“表现”得像第二个“挪威”——国家经济运行良好，资金储备充裕。但是，站在爱沙尼亚自身的角度，这可以被视为一项长期的崇高目标，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现实。这是爱沙尼亚政府将新预算最终草案提交给议会时需要牢记在心的。

（作者：E-MAP 基金会，翻译：陈悦，校对：陈思杨，审核：刘绯）

¹⁴ ‘In August, food and transport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change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¹⁵ Raivo Vare in Jelena Poverina, ‘Raivo Vare: Estonia suffering from problems of a wealthy society’. *Postimees*. 23 July 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6737176/raivo-vare-estonia-suffering-from-problems-of-a-wealthy-society>].